

翠神 連盈慧

「前些日子赴日，一為探親，二為視察當地民情，釣魚台問題鬧得那麼火，就想看看那邊日人的反應，到了那邊，召來那個的司機，不必說，當然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了，看我們上車那幾個人，滿口中國話，大概心裡已不舒服，可是日本人做生意，一向本着顧客永遠是對的精神，哪裡敢有什麼氣節「拒載」，我們已看出這個中年大叔，接了客，有點勉為其難，可是也不知是覺得自己國家不起中國，還是認為釣魚台真的是他們的領土，大概避免尷尬吧，開車前就拉低鴨嘴，刻意不想人家看到他那張臉，就是往後六十多分鐘車程裡，懂日本話的表親擦他說話，他都愛理不理，支支吾吾混過了事，一直只顧兩眼望前，從開車到停站長一段路，脖子都沒動過一下，接收車費時，也是背著我們把手伸到後面。」

春節在日本

表親在日本機構工作，中日同事都有，閒談時不免也涉及釣魚台，年輕的日本同事較激昂，真的相信自已政府宣傳，以為釣魚屬於他們國家，偶然也有三兩個井上靖和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粉絲，知道較多史實肯說良心話，認為日本太對不起中國。

海闊天空 蘇狄嘉

朋友送贈一本書《一個人的老後》，作者是出生於富山縣的日本社會學家——上野千鶴子。上野是日本研究女性解放理論的女性主義者，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日本學術界打出名堂。

一個人的老後

近年已很少有書籍可以吸引我一口氣看下去，這本《一個人的老後》算是異數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

日本很多習俗都跟隨中國，偏偏就是不重視農曆，就算他們迷信生肖，也依新曆計算，每年新曆元旦就开始了，那邊的日籍華僑，入鄉隨俗，居住日子久了，對農曆新年也不怎樣看得認真，所以表親說，過去農曆新春期間，都沒有什麼過年氣氛，不過今年卻有點例外，不知是不是釣島問題爭論多了，喚醒那邊華僑的思鄉情緒，雖然城市中心都寧靜，唐人聚居的地區，可就掀起從未有的慶祝狂熱，長崎主要街道尤其熱鬧，一萬五千多個中國大紅燈籠高高掛，主辦機構估計人流等閒超過百萬次。

「一個人的老後」方法中提出了很多問題，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，年老、孤獨、生死……

馬拉松

剛過去的星期日是「一年一度」的渣打馬拉松日子，報名人數是歷屆之冠，公司亦有派隊參加。去年，公司由老團領軍，由於當時仍未出售香港寬頻，故參加的大多是屬於寬頻的同事。事後老團揚言希望今年的馬拉松賽事，我們全體電視部的同事都可以一起參與。記得當時他還勸勉我們，不應該經常推夜，尤其那些有吸煙習慣的同事，更應該多做運動，鍛煉好身體。一年過後，大部分劇組同事依然無法抽空跑跑，故未能參與馬拉松，但就連老團自己，在投身電視行之後，也無暇練習，今年只能化身成為打氣隊伍。

康康的生活。電視行的飲食習慣也不健康。每天十一、二點才上班，大部分同事都習慣不吃早餐，第一餐就已經是午飯，有時甚至到下午，這絕對有違健康守則。因為收工時間夜，晚飯時間好時要到九點、十點，甚至要到十一、二點宵夜時段，試問又怎可能會健康？

電視行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行業，這並不代表這個行業的人喜歡喝酒、濫藥，或有甚麼高層淫靡，只是我們有難有規的起居生活。一般人眼中最健康、最有規律的工作，莫過於教書或任職銀行，這些工作都是需要早睡早起，而假期又特別多。可是，電視行業卻大不相同。多年來，編劇都習慣了接近中午十一、二點才上班，有個別同事甚至喜歡到了下午，午飯後才正式開工。這時間才展開工作，當然不能做三幾個鐘就收工。腦袋稍為熱身一下，就已經是下午四、五點，飲個下午茶，又又電，思路正順時，又到了黃昏，經過一輪會議的舌戰，晚上八、九點時開始沒電了，自然要收工轉開。但即使回到家裡，時仍有部分工作需要跟進，轉眼就已經是凌晨三、四點。晚睡晚起，當然不可能健康。

另一個很重要的健康元素就是做運動。據聞要練習馬拉松需要在比賽前三至六個月開始練習。可是，我們這行日夜顛倒，有時連假日都在工作中，等到放假都盡量想休息一下，或陪陪家人及男女朋友，更加懶得做運動。這一年，雖然免費電視牌照尚未發出，但我們已全身投入，為未來的電視業而努力，大家都未有時間去練跑和參賽，跑出來的就只是腰間的大肚腩。

大隱於市蓮溪寺

化內化外，蓮溪寺大相逕庭。化內，如雷貫耳，比丘僧眾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它不僅是武漢地區最大的尼姑庵，同時還是著名的佛學教育基地。早在1928年，它就在體空大師的支持下，籌集資金開辦了著名的華嚴大學，成為當時全國佛教界的最高學府，三年內為佛門培養了30名高級佛學人才，弟子遍及海內外。很多海外華嚴弟子極其仰慕這個地方，尤其台灣、東南亞的各個寺院，經常有佛家弟子前來交流和學習。

蓮溪寺位於武昌雄楚大街一側的民居間，背靠蟠龍山，北距繁華的武昌「大東門」僅數公里，可以說是一座十分典型的「貧居鬧市無人問」的寂靜叢林。說來喲，倘若不搭錯車，還真是找不到它。

蓮溪寺坐北朝南，佔地一萬三千餘平方米，總建築面積近七千平方米，大約始建於唐代。據本地出土的元耶律公獻地碑記載，「本寺初建於唐朝」。寺內也有可供考證的類似記載，如民國十年所立石碑《武昌蓮溪寺記》云：「蓮溪寺者，武昌城郭東南之勝境也。南則楚水繚繞，北則洪山崢嶸……其地勢如蓮花，形如荷葉，自唐宋以來稱曰蟠龍山蓮溪寺者久矣。」

明代以來，蓮溪寺毀建多次。現存為光緒十五年（1889年）從四川來的僧道明和尚於四方募資重修，逐漸恢復到原來「十方叢林」的規模，並於宣統三年（1911年）奏請藏經……

蓮溪寺四圍建有院牆，小巧精緻，自成一體，環境幽靜，典雅脫俗，走近它不僅可以感受到在走近一段歷史，更可以感受到它明顯迥異於其他寺院的氛圍。這裡沒有熙來攘往的喧嘩，沒有當今四處瀰漫的銅臭，彷彿一處世外桃源。

食蛇 所謂長龍，其實就是長蛇。因為中國是沒有龍的，龍常常用來指蛇。比如《左傳》說：「秦皇龍以龍人為食。」說的是秦皇龍以人為食。蛇做成蛇肉醬來吃。又如《述異記》記述了漢和帝時候，有一條龍在下雨時掉進了宮院裡，「帝命作羹賜群臣」。這條龍實際上就是蛇，而傳說就是早期的蛇羹了。

蛇，全世界共有二千五百多種，中國就有八百八十多種，而每一種蛇，都是可以吃的。嶺南人食蛇，素來講究秋風起，三蛇肥。三蛇，是黃蛇，學名是眼鏡蛇；金蛇，學名是金環蛇，又名金腳帶；灰鼠蛇，又名過橋梯。前兩種是毒蛇，後一種是無毒蛇。

天井內的舊觀。第三重為大雄寶殿，它更是寺廟中必不可少之建築。殿內正中供奉佛祖釋迦牟尼銅像，高丈餘，法相莊嚴。兩側各立有九尊羅漢，形態各異，栩栩如生。寶殿兩側，一邊是形體龐大的鐵鐘，另一邊則是碩大無比的鑼鼓，它們將神聖的佛堂烘托得更加氣氛莊嚴。

第四重是女眾打坐、唸經的處所，名「大徹堂」。這「大徹」之名耐人尋味，讓我不由想起鄭板橋的「難得糊塗」。一僧一俗，異曲同工，是不謀而合呢，還是心照不宣？堂樓之上為藏經閣，藏有當年清廷御賜的全套《大藏經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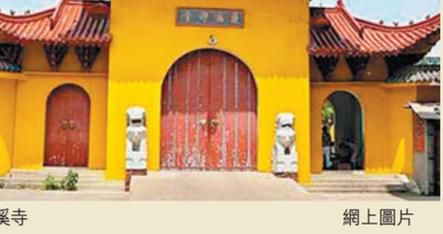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蓮溪寺的文物留藏。據《湖北通志》載：明憲宗於成化十年賜蓮溪寺匾額；清光緒年間道明和尚上京，光緒皇帝敕賜鑿鑿半副、玉璽一枚、瑪瑙朝珠一串、乾隆《大藏經》全部。還有一尊北魏時代的墨玉觀音、一幅明代名人畫佛菩薩彩色貼金畫像、中堂式文人墨寶等，也都十分珍貴。

寺內原有三百餘年珊瑚樹三棵，二百餘年桂花樹一對、一百餘年臘梅

樹兩株，另有明代楚王三太子塔和法融、道明、心靜、體空等數代中興祖師靈骨塔，故又有塔林之稱。可惜都被當年「破四舊」毀壞了，現在三棵珊瑚樹僅剩一棵，靈骨塔已不存。

蓮溪寺於1986年改為尼眾叢林，住持由漢口棲隱寺調來的慈學法師出任，目前寺內常住比丘尼有70多位。

蓮溪寺，這個既封閉又開放的世界，掙脫了世俗羈絆，在灰色民居樓宇的夾縫中挑出一抹鮮亮的明黃，給人以格外溫暖的感覺。儘管它被大千世界的污濁氣息所包圍，所裹挾，但仍不失恬靜，較之人流如織的大寺，它的佛門本質更純粹得多。細想之下，你不難發現，它在向化外人傳遞虔誠、友善的同時，也在悄然滋養著自身「大隱隱於市」的現代史。這種「現代史」體現的不僅是環境的寧靜、禪心的淡定，更是一種靈魂的昇華！



蓮溪寺 網上圖片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最近表示，要保證民眾「舌尖上的安全」。不久將接任總理的他，已兼任「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」主任，他在召開食品安委會會議時，除了說出了上述的這句人人關注的話之外，還說出了「對人民不滿意的問題，我們的工作就不能自滿自足。」

自從幾年前出現了毒奶粉事件，並且禍延若干兒童的中毒個案，選選某些地方的請願事件，引起國際注意。接著，毒香腸、毒油甚至毒米陸續出現。加上許多不及格的成品食物，弄得草木皆兵。我是長期愛好內地成品食物的人，都增加了戒心。過去到內地旅行，都要購買若干地方土產回來饋贈親友。現在港人聽得內地

舌尖上的安全

李克強強調「環境有監督，守土必有責」，對不法分子要「重典治亂」，這是治標的。最根本的，是要提高道德，要提高全民的道德觀念，要發揮全民的監督，才能真正做到「舌尖上的安全」。

「衣食住行」是民生必需品，前兩項對於富裕的香港社會來說，市民基本上得到滿足，最後一項的「行」也不算特別嚴重。雖然金錢社會的確沒錢就寸步難行，但市民可以選擇在附近上班或玩耍。然而「住」卻是長期困擾港人的問題，近年更演變為深層次矛盾。

安得廣廈千萬間 這本來令供樓人士負擔減輕。可惜，當時的政府欠缺長遠的土地規劃和發展眼光，造成今日房屋供應嚴重不足，樓市再度飆升，這一次更來勢洶洶，早在半年前，我就陸續聽聞到朋友們的「迫遷故事」，有業主居然可以在一年多內開價加租三成，叫價程度和速度早超越「一九七」時的泡沫指標。所以，這次梁政府推出「辛辣招」可謂及時。

隨想 興國

每年秋冬，香港不少光顧的食品，自然是菊花三蛇羹了。賣蛇羹的食肆，都生意旺盛，再加上大陸來客，一到晚上，那些食肆就大排長龍。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「衣食住行」是民生必需品，前兩項對於富裕的香港社會來說，市民基本上得到滿足，最後一項的「行」也不算特別嚴重。雖然金錢社會的確沒錢就寸步難行，但市民可以選擇在附近上班或玩耍。然而「住」卻是長期困擾港人的問題，近年更演變為深層次矛盾。

其實，在寸金尺土的香港，房屋問題豈止是「九七」後，或金融風暴、沙士後，乃至金融海嘯後的問題，早在回歸前也一樣存在。只是，以前的港人對殖民地政府不寄厚望，逆來順受。